



第十二期目錄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特載)

汪精衛

敬告海外僑胞(特載)

汪精衛

抗戰觀(特載)

于思

論東京英日談判與中國

汪精衛

侵略者的鐵蹄到處(特稿)

汪精衛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下)

王曉籟

病原與病菌(特稿)

朱明

從匯價滯落說到中國經濟的危機

李公愚

所謂失敗主義

何家駟

對知性的展望(續)

陸運一

子欲無言集

歐陽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廿一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特載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汪精衛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眾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為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為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為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為中日的結合，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為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擔責任。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為兒戲嗎？

我當初以為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為蔣與我同

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纔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為共產黨是只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為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其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是真可痛惜的！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為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贊同，并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能算數；二則曰，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正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我在『舉一個例子』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衛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為系統性的敘述，並且於我國顧慮之點，均已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為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為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尚未解決，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決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既願與中國分担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分担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為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然則我們為何對於此聲明探

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詞；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為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著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著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著一些留戀。因爲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著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著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惡，浮於義和拳，而爲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諸人之上，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著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蔣爲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闡明起來，重新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爲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國亡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特載

敬告海外僑胞

海外僑胞，剛纔我廣播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你們已經聽見了，如今想對你們再說幾句話。

我最奇怪的，是聽見有人說道：『當日既然主張抗戰，如今又主張和平，豈不是矛盾？』這句說話，真是奇怪！如此說來，兩個國家，既然打起來，就應該一直打到底，絕不應該再有和平的日子了。這句說話在道理上如何說得過去？

甲午戰敗，是一件極不幸的事，然而當時的滿洲政府，還算是有愛國心的，戰敗了，就承認戰敗，講和的結果，雖然割地賠款，卻還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權。如今呢？戰敗不承認戰敗，和一個賭鬼似的，越賭越輸，越輸越賭，寧可輸個精光，斷斷乎不肯收手。這不是比起當時的滿洲政府還有沒愛國心嗎？

如果『講和的結果，所得到的，不過是亡國條件』，那麼，講和自然沒有意義；但是如今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如睦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算得是亡國條件麼？有人說道：『日本將藉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之名，將中國軍事經濟的獨立自由完全剝削了去，不割地甚於割地，不賠款甚於賠款』。這話不對。共同防共經濟合作是有內容的，有範圍的，我們何以不可於講和的時候，將內容及範圍加以確定，卻憑空的說這些話。又有人說道：『日本如果誠意以謀和平，為何不先撤兵，至少回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不然，無論什

麼和平條件，都是假的』。這話更不對。從來兩國交戰，都是由停戰而講和，由講和而撤兵，如今蔣既高調繼續抗戰，則交戰形勢仍然存在，撤兵從何說起？又有人說道：『日本不是說要在中國駐兵嗎？可見撤兵是不能見之事實的』。這話也不對。近衛聲明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期間地點都有限制，而且是經過雙方協定的；所以我的豔電，曾有『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的建議。這個問題，固然重要，但可以於停戰講和的時候，詳細訂定，與撤兵是兩件事。總而言之，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縱然尚有討論之餘地，但決不能說是亡國條件。

反過來說，繼續抗戰下去，其結果會怎樣呢？今年三四月以來，所謂全面總反攻，其為一種虛偽的宣傳，已經事實證明了；照這樣下去，繼續抗戰，極其能事，不過繼續游擊戰而已。游擊戰是流寇的別名，我早已說過。可是這些流寇，正被蔣獎勵著，再加以共產黨之操縱著，把持著。別的地方不用說，廣東是海外僑胞的家鄉，想必早有所聞。去年十月，日本軍隊開入廣州，曾經公開的說，沿途並沒有遇著軍隊襲擊，只是遇著蚊子襲擊得很利害。當時所謂陣地戰，其作用不如蚊子，可是一變而為游擊戰，聲勢便不同了！能收復失地嗎？自然不能。能打仗嗎？自然不能。然則能做些什麼呢？能騷擾地方，能殺害百姓。鄉村地方，遇著兵燹，工業不用說了。說到商業，如果是坐店，游擊隊會來派捐，除此之外，還會來綁票，非將你弄光了，不肯住手；如果是行商呢，遇著游擊隊，美其名曰檢查，將你的衣服，通通剝去，換一套破爛的給你穿上，便算是很客氣的了，其理由是，怕衣服裏面有夾帶。兩三月前，有一個人，帶了七百銀子，

想由石岐去澳門，剛剛出城，七百銀子便被游擊隊繳去了。這個人沒奈何，只得學學游擊隊的辦法，逢人便搶，一面搶，一面走，雖然遇着幾次游擊隊，却也搶了幾次其他旅客的東西；最後走到澳門，居然七百之外，還贏了三百。你們聽見，會羨慕嗎？至於農民，他靠着一塊地爲生活，耕種創勤的時候，游擊隊當然不會來分勞，可是按畝派捐，是一文也不能少的。這樣的一面牛馬般的辛苦工作，一面還要籌款納捐，已經夠受的了；及至收穫，可更當心：游擊隊來，搬得了的，都搬了去，搬不了的，放一把火，燒個精光。說這是焦土戰，這是最後勝利的最大把握。試問農工商都是生產分子，而農在人民中，爲數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們現在處的是何等生活，如此下去，民安得而不窮，財安得而不盡？而民窮財盡的結果，只有國亡種滅！東晉南宋，雖不幸爲外族所侵凌，還能偏安至百餘年之久；明末則弘光永曆，并殘喘亦不能苟延。這是什麼原故？因爲東晉南宋時代，還沒有這麼多的流寇，卽有之，當時政府，還能加以撲滅，所以民力不至耗盡，國家也就賴以不亡；明末則流寇所至，赤地千里，民力盡了，國欲不亡，又安可得？如今呢；較之明末，更可怕了！以一個軍事委員長的蔣先生，跟着共產黨，提倡流寇主義；土匪呢，編做游擊隊；地方保安隊呢，編做游擊隊；正式軍隊不屬於自己直系的呢，也慢慢的都編做游擊隊。繼續抗戰靠此，最後勝利也靠此，簡單一句話，抗戰不足，國亡種滅有餘！

有人說道：『日本欲謀和平，何故不以蔣先生爲對手呢？譬如下象棋，先把將或帥搬了去，這棋還能下嗎？』這話對的。然而如果蔣先生公開的認，只要日本所開條件，不致妨害中國之獨立自由，那麼，我個人進退不成問題。蔣先生如果說這麼一句話，其效果比誰說也好得多罷？然而你敢勸蔣先生說嗎？立刻就有藍衣社來找你。

海外僑胞！我知道你們有愛國心的，然而你們遠在海外

抗 戰 劑 于 思



，見聞不實；並且你們怨我說一句話，你們所站的風涼地，自然易於說風涼話了。你們只要回到中國來，你們就會知道一切；你們知道一切之後，如果國已無可救呢，我和你們同死；如果還有可救呢，我和你們同負救國的責任。

論東京英日談判與中國

鎮南

今日是世界資本主義已發達到高弧點的時代，所有國際間的鬥爭，無論發生於何等國家，亦無論出之於何種方式，其必以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鬥爭為主要背景，實不待言。此次中日之戰，其背景即係英美日蘇的遠東經濟勢力之角逐，而尤以英日兩國間的衝突性為最大。

九一八後，中日邦交斷絕，中國便把滿洲問題交給英國去辦；此時英日之間，彼此尙在妥協境况，故中國也只好無所作為。及至西安事變發生，日本怨恨英國對於蘇聯之縱容（中國紅軍迫使蔣介石反日），英日關係，驟然逆轉；於是日本增兵華北，形成戰雲。六月十五日，倫敦的中日問題談判，交到下院，未能通過；不出兩週，乃有七七華北戰事發生。戰事既起，英日間已無協調希望，英國於七月二十八日照會日本，宣布談判決裂；不出十日，乃有八一三華中戰事發生。中國把七七與八一三事件提交英國御用的國聯會，十月六日，國聯會決議譴責日本；不出一週又開始了一〇一二的華南戰事。其後戰事的演變，也莫不與英日間的關係息息相關，例與天津事件同時並行的沿海戰事。差不多，日本之攻擊中國完全以報復英國為對象。無怪乎英國當局公然稱述「中國為英國而抗戰」了。

戰事持續以來，英國確是站在中國一方面的（自然是為她自己）。英國對於中國的實際援助雖說不多（六月十二日倫敦孟却斯脫報指摘過此事，同月五日倫敦經濟界攻擊英當局對華經濟援助的吝嗇。英國對華之放款總額僅三百五十萬磅，而實際支用者還不到十分之一，較之英國最近貸與歐洲諸小國的六千萬磅，真是滄海一粟，）但她在精神上却給予中國不少安慰：滿口的正義，把全中國民衆的熱血鼓勵到快沸騰了。這在日本看來自然非常刺眼。尤其是她在金融關係上支持中國法幣，更令日本大為憤恨。天津事件便是由此而來的。

在日本方面，以為支持中國抗戰的最大台柱是英國；只要把英國弄得就範，中國的抗戰便會瓦解。所以，她在最近半年以來，用於對付英國的心思，要比用於對付中國戰事的來得多。例如，此次的東京英日談判，本來可以作為地方事件了之，而日本却有非澈解英國對中日兩國的態度不可。因此之故，東京談判的實際性便嚴重起來了。

英日東京談判之非地方事件所能解決，吾人早已言之。但於此有必須指出者：即「日本若以為只要英國改變態度（不

援蔣)則中國即不能再支持抗戰]之未必可靠是也。第一，如上所述，英國對於中國實際援助并不多，若精神上的鼓勵，終竟是空口白話，久則無力；至於支持法幣價值一點，也沒有何等必要性；因為中國在抗戰上最感缺乏的是軍火軍械，而這些軍火軍械之購買是依賴外國借款，而不是依賴法幣，因為法幣基金本來已很少了；假定中國能由任何方法獲得外國供給軍火軍械，則法幣價格縱然貶至零數，仍能利用統治勢力使其用於統治區域之內，對於抗戰可以不生影響。這就是說，即使英國與中國絕緣，中國的抗戰局面未必即行終了。何況日本亦未必能完全壓服英國呢？

第二，退而言之，即說英國完全屈服，同時中國的抗戰局面亦因以動搖，則在此時，重慶當局如果一定要抗的話，還可以投降蘇聯，蔣委員長早已對英大使寇爾這樣說過了；蘇聯是惟恐中國不抗的，勢必代英國而支持之；無論敗到怎樣，由重慶而成都，而青海，而新疆，設置一個國都的地方總會有的；有國都，不是還可以發號施令繼續抗戰嗎？

所以，日本若以為壓迫英國足以根除抗日的重慶政府，結果亦將歸於徒然！若說乘此機會對英壓迫，可以減低英國的經濟勢力而把日本的經濟勢力抬高，這亦未必可靠。別的關係不必細說，單說將來中日議和之後，如中國照日本所聲明的仍能保持獨立主權，則中國仍可傾英，而把利益再送給她。難道日本又要來一次戰爭不成？

如上所言，日本若想抬高在華經濟勢力而把英國壓低，

其最基本的辦法，就非由中國願意如此不可。只要日本的經濟勢力之擴張不礙中國之獨立生存，中國自會為自己努力奮鬥而脫出一切資本帝國主義的樊籠。否則，日本縱能壓迫英國從而宰割中國於一時，可是未來的東亞紛爭，正惟有給予日本以更危險的威脅。

我們根據上述理由，認為英日間的經濟鬥爭不祇是英日兩國之間的鬥爭，乃是東亞國家與歐美國家的經濟鬥爭。要徹底的合理的解決此問題，必須先造成中日兩國的平等與合作，而後合中日兩國之力才能解決。因此我們覺得日本現在以解除英國在華勢力為消滅抗戰政權的方法，從戰事上講，是勞而無功，從經濟上講，是本末倒置。

我們對於東京英日談判(實即英日兩國遠東經濟勢力之鬥爭)的見解如此。這對於中國有何關係呢？一，如果談判決裂，則英必將繼續以往的態度支持中國，中國政府仍在重慶，繼續和現在局面一樣的抗戰。二，如果英國對日屈服，蔣政府難免要投向蘇聯，結果中國政府也許要遷到新疆，改用赤色軍隊，抗戰到「底」。三，如果英日兩國妥協，則中國的抗戰也許結束也許不結束，無論如何，將來的中國至少是仍舊被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支配着，宰割着，等到她們再衝突；中國再來作沙場。四，我們所最希望的，日本不必堅持「總解決」，暫且作為地方事件去做；一面與中國和平勢力合作，首先奠定東亞自由平等的基礎，而後再談解除列強對於東亞的束縛之問題。

究是那一種結果對於中國及日本為有利呢？

侵略者的鐵蹄到處(上)

Anonymous 著
木軍譯

——原文載「亞細亞雜誌」——

幾架轟炸機在這未設防城市的上空兜着小圈子。那寬大的翅膀，兇險的樣子，像幾隻碩大無朋的蝙蝠似的，安閑地先在那些無助的生靈的頭上盤旋着；然後，這些怪物便在那擁擠在狹窄街道的瘋狂的民衆最密集的地方，從空中迅速地散佈下了死亡。他們飛來飛去，直到卸去重負並感覺滿意時方始飛走。

我們從教會醫院旁邊的那所地下室裏走出來時，看見許多被難的人民被抬到了急救室。一共三十多個。有一婦人的肚子被炸開一個可怕的裂口；一個青年男子炸去整個一條臂膀；還有一個人，在他那舊痕斑斑的頭部及身上又添上了許多可怕的新傷。

因為忙於救治受傷的人，我好久以後纔注意那些聚在我們門口的驚惶的人們。醫院裏擠滿了難民——牀底下，扶

梯後面，地窖裏，到處都是的。孩子們都躲在廁所裏和洗衣用的大筐子裏。早些時，教會裏已經收容了幾百個難民，但在轟炸之後，避難來的更多了。因為日軍離這裏已不到二十哩了。雖然我們使館給我安排離開戰區的機會，仍有幾位美人情願留在這裏。因為若沒有像我們這些中立者留在這裏，恐怕沒有人來和緩這些驚惶無助的人們和那班殘酷無情的侵略者之間的衝突的。

在戰爭開始後的幾個月之中，雖然天天有空襲警報，民氣仍是很高。這整個的城市也相當的安靜。熱鬧的街道上仍擠滿了買東西的人，因為這裏的三萬居民照常度着平時的生活，好像不曾受到戰事影響似的。的確，兵士顯然多起來了，城市四週所有的廟宇中都貯藏了許多軍火。但是，河上的船隻仍來往地

駛着，苦力們仍來往搬運貨物，鄉間的市場依然做着生意，一如往昔。可是當避難室漸漸增多的時候，空襲也更頻煩了。人們都好像變成了地鼠。第一次警報發出時，學生們都被趕進了地下室，有時要在那裏登上幾個鐘點，直到警報解除時方纔出來。可是，雖有這種阻擾，課務仍舊進行。

當日軍突破了上海華軍防線而向內地推進的時候，城內的人心浮動了。城裏的人遷下鄉，鄉下人遷到有堡壘的城鎮。但這些地方正是日本飛機的目標，成千萬的人還須向西遷移。當日軍衝進本省邊界的時候，學校停閉了，家家遷避一空，大門都用磚石封塞了起來。冷落的街道上祇有很少的小販在叫賣着。退却的中國兵一批一批的，疲乏地但秩序尚井然地，打從這裏穿過。人力車減少了，汽車被封作軍用了，河上的汽笛聲不大聽見了，火車的時間也亂了。城內祇剩下了幾千人。

現在日軍已經到了離這裏幾哩路的地方。中國的軍隊靜靜地撤退了，讓這

座城池不經一戰的被佔領了。空中的轟炸是侵略的軍隊即將到臨的先聲。教會裏已收容了五千難民，留在家裏的不上千人——其中多係年老的男子和婦人——希望保全他們那點僅有的財產。街道上寂無人聲，這使人聯想到舊曆除夕的那種寂靜。不過在除夕的晚上，家家都大開正門，迎接祖先的魂靈，其時香烟繚繞，燈燭輝煌，闔家團聚，其樂融融！而今呢，祇有恐怖的期待。

最後，侵略的軍隊的先鋒終於到了。漫然地向已經不見了的軍隊開了幾排鎗之後，便在城牆的四週散開，然後進入城郊。那時掩護的飛機在上空盤旋着，家家的大門都被打開，留在家裏的人均經檢查，身上若有疤痕即被認為與軍事有關。有許多無辜的人民因痘疤而斷了生命。凡被疑為當過兵的人不是被刺刀刺死即遭鎗殺。其他的人則被迫來給他們的新主人收集食品和臥具。稍表不願或猶豫，立即被殺。街道上到處火光燭天，這表示大屠殺正在那裏進行。日本兵都穿着溫暖的大衣，戴着皮帽子，

留着鬼惡濃密的鬍鬚。他們輕侮中國人，但不會說中國話，所以用手勢來強迫他們服役。

我們會所的週圍像修道院似的有高大的石牆圍着。校舍裏，房間裏，走廊裏，過道裏，都打有地舖，塞滿了衣服，用具和人羣。這種擁擠，除掉東方人誰也忍受不住的。吃飯、睡覺、盥洗等都在這狹小的範圍之內。但是，這一切的不舒適沒有比這裏的安全更重要了。

初步搜索之後，日軍的注意轉向我們這所位於城郊的教會了。我們這裏，除去開在街道上的正門以外，其他的邊門都封塞了。我們唯一的護符，是懸在門口顯着地位的幾面極大的美國國旗；也許和這同樣重要的，是在每一個入口的那副美國人的面孔。在這數千人的生命安全全靠我們和日本人的交涉而定的當兒，我們對於這些人的重要性，當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了。

有一位下級軍官帶着幾個武裝兵士到我們醫院裏來，說要搜查那藏匿的中國兵士。我們告訴他們這裏並沒有軍人

。有一個日兵能操幾句英語，說他哥哥也是醫生。我們就請他們在接待室裏吃了幾杯茶，然後領着他們——來自日本鄉村的忠厚的百姓——參觀我們的手術室，X光部以及其他適宜的地方。當他們經過大廳瞥見了外科病房的時候，他們又想起了他們的任務了。這兒有中國傷兵嗎。我們很高興的給了他們一個肯定的答覆。臨去時，他們很有禮貌的向我們鞠躬致敬。

後來的日兵可都不很馴服。一羣丑惡的傢伙來搜查男子學校。看見管理該校的是一位婦人，便握着刺刀威脅地衝了過去。但是她對於這種兇殘的姿勢並不畏懼，却勇敢地立在那兒不動，指着週圍的校舍和脚下的十字標記。這對於那粗暴的漢子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會意地點點頭，肩着槍領着他的伙伴們走開了。

還有一個日兵獨自留在這兒不去，想偷偷地溜進女宿舍，但那位美國太太三番五次阻擋他不許他進去。最後把他領到大門口，那兒牆上有一洞口，是校

外那家隣居挖的，於是那個日兵就從這個洞口溜進隔壁的人家。他走後二十分鐘，留下一羣哭泣的男子和默然無聲的婦女。

還有三個生着兇惡鬚鬚的日兵，闖進醫院隔壁另一家人家，拿槍射擊那狂吼的狗，然後搜劫那裏的人。男子們從牆上爬到我們這邊來招喚我們，把那些無助的婦女留在那些不速之客的面前。一切都寂然無聲，誰也不敢叫喊。當我跑到那裏，剛好看見那些日兵走到街上，整理着他們零亂的衣服；他們看見了我，輕蔑地向我瞥了一眼。

我們這條街上，除去兵士，別無旁人。這些士兵常常走過來注視我們門口的牌子。有些還拿出鉛筆和拍紙簿寫漢字來問我們問題。差不多每一個兵士走進院門不遠的地方，總有一位美國人跑出來很客氣地向他打招呼。醫院裏到處有我們，且到處必須有我們。我們帶着笑容堅持我們的主張，這些兵士像小學生似的，祇要陪他一點笑臉和略施小計，就會騙住了；可是要強迫他們是不行的。不過在這種容忍的親睦之下，我們須保持堅決的態度。這原是一種對待孩子們的心理學啊。

在這可紀念的一天，慘無人道的獸行正在我們會所範圍以外進行着。雖然我們這個區域不會遭到殘暴的待遇，但在那些遇着武裝抵抗的地方，男女都遭受蹂躪和屠殺。日兵在婦女的身上發洩他們的獸慾。要是被刺刀刺死，即被惡意地強迫來參加他們的行動。年老的男女則被剝光了衣服立在寒風裏，而這些蹂躪者則在旁邊大笑作樂。

有三個受了驚惶哭泣着的婦人被她們的丈夫送到醫院裏來，由她們的丈夫敘述她們所遭受的蹂躪，但她們自己却不願意講話。六七十歲甚至八十歲以上的老婦也到我們這裏來避難。起初，她們並不願來，因為她們相信她們的高齡可以保護她們，不致受到騷擾；可是，現在也不得不來了。醫院盡可能的設法幫助她們。發現有花柳病的症候，醫院替她們醫治，但不記錄她們的姓名，也不收任何費用。

我們中間的一位美國太太，聽見有人喊着救命，她便跟一個孩子走到他姐姐藏匿的那間茅屋面前。那兒有一個日兵堵着門。她不顧危險，進去把那女孩子救了出來。

下午有一位軍醫到我們醫院裏來，他對他們兵士的行為也覺得苦惱，他答應設法保護我們，並且要求我們給他醫治傷兵。這是一個罕有的要求，因為日軍避免洩露傷亡的證據是極其謹慎的。我們答應收容他們的傷兵，並且表示願意和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黃昏的時候他和他的大佐同來，他保證給我們週密的保護。在晚間，還在我們各門口派設崗位。

次晨，一個重傷的日兵用担架抬到我們的醫院裏來。我們中國醫士和看護替他安排得很舒服。後來又送來了一個傷兵，我們給他施手術取出了子彈。白天常有日兵來參觀我們醫院，對於我們給他們服務，表示感激。

第四天，那位軍醫隨軍出發了，他送給我們一張用日文寫的保護我們醫院的佈告；另外還有一封信：

「親愛的美國醫生：對於貴院之盛情，銘感之至！奈做人之英文欠佳，未能表達於萬一，深為遺憾！敝人若能倖倖生還，當將貴院厚意轉告敝國人民。日兵數人曾在貴醫院醫治，其中一人因傷重不治身死。希望日軍對於貴院及其中國難民善加保護。」

(待續)

英 國 外 交 政 策 之 解 剖 (下)

王 時 傑

五

英國將「怎樣保持這個現狀」這個問題，就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自今天始，而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和會上就開始注意了。歐戰後，不但是蘇俄的共產主義予英國以威脅，就是一向在世界上的支配權，政治經濟的領導地位，也大有被美國取而代之之勢，所以英國在巴黎和會上，把美國擠出了歐洲，將歐洲的許多國家結成一條反蘇妒美的陣線，一面用長期的經濟封鎖政策一面準備進攻的力量，預備一舉摧毀這個國際的怪物，但是戰敗的德國，却看準了此中的矛盾，爲了自身的發展，便偷偷地與蘇俄接近起來，接着美國也承認了蘇俄，英國看到了這種情形，有點不對，於是，一下子改換方針，一面承認蘇俄政府，一面又想把德國從蘇俄那裏拉開去，使蘇俄陷於孤立的境地。

但是，蘇聯覺得共產主義有此路不通行不得也哥哥之勢時，馬上改採一種新經濟政策，於是所有革命以後的種種難關得以渡過而逐漸穩定其基礎。同時德國也已看穿英國的把戲，一面和它敷衍，一面仍與蘇俄往來，利用這矛盾來發展自己。這樣經過了幾年之後，德國在積極的建設中，把人民的「牛油與麵包」，去製造大炮充實國防，居然也將恢復了戰

前的狀態。德俄二國反都成爲英國的威脅者了。

這將怎麼辦呢？還是加強自身的力量，武裝自己吧，於是一面召集「帝國會議」，進行加強大不列顛帝國各部密切的聯繫，允許自治領的總理參加不列顛軍事內閣的工作，並發表宣言，賦予自治領以完全的自治權，包刮印度在內，把它當作不列顛聯邦的民族看待，企圖用這種寬大爲懷的聯絡，以期萬一發生戰事時，可以使各自治領不脫離英國並願爲不列顛而戰；另一方面不斷的擴充軍備，關於這一點，從世界每當發生什麼重大事變的時候，總是在英國的海軍造艦程序上，國防財政預算中表示出來。很明顯的，在這種場合，英國並不是簡單地把海軍造艦程序擴大了幾倍，或把國防預算增加了多少就完事，它是有一定的方向與有更新的目標，任何人如細心地觀察近幾年來英國海軍政策的發展和國防建設費預計的增加，他一定可以看出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的特徵。這個特徵是什麼呢？正如英國前海軍大臣霍爾所說：「有人或者要問：這種龐大的造艦程序所代表的海軍政策到底是怎樣的？自然，我不能列舉任何事實和數字，但我覺得可以這樣說，即海軍的責任在於維持商業航道和帝國交通的開放，使我們的艦隊在東西兩半球都能夠盡牠的職務。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別着重地提出艦隊在東西兩半球上履行職務

之必要；因爲在目前，我們有因忙於應付歐洲問題而忘記一個事實的危險，這事實就是一個海洋國家，我們在海洋上的交通線滿佈於全世界，我們在東方保持交通線的開放是跟在西方有同等重要的」。從霍爾這段話中，我們知道了什麼？知道了英國是企圖把擴充軍備來維持它的現狀，但是事實顯示在我們面前，英國是不能站在第三條的外交路線上拿自己的實力來保持自身的利益，正如英國陸軍上校惠琪胡特在霍爾說完後起來質問說：「有人在這裏取笑集體安全制的思想，並且否認我們需要同盟者；可是上次大戰中證明同盟者對於我們是非常需要的，我們自己不能個對個的地應付對德、對意、對日的戰爭，任何國防計劃應該預計到英國法國和蘇俄的合作」。然而保守黨的海軍大將洛白、開士却說：「我堅決地相信，當這個造船程序完成時，我們就能夠不借助外力而來保護大英帝國了」。而英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執行保守黨的第三條路線。不管張伯倫在主觀上怎樣的裝腔作勢，說是維護歐洲的和平，分離德意的軸心，而客觀上是以曲線式的形態助長了侵略者的火燄，這火燄正在燃燒着世界，也及於英國。但是，自張伯倫把犧牲捷克的慕尼黑協定作爲挽救自己及歐洲和平的標榜後，又進而承認佛郎哥，便一心一意地想着，這樣一來，歐洲的和平，便可暫時得到保證，甚且以爲德國的火燄會向東去燃燒蘇俄了，正在暗裏自鳴得意和自以爲「成功」的時候，那知得寸進尺的希特勒聲勢益加囂張起來，一口吞滅了捷克，又向羅馬尼亞伸其鐵腕，向立陶

宛提出哀的美敦書，接收米美爾區，這不僅使東歐各小國，覺得惶惶不安，就連一向偏袒希特勒的張伯倫也動了火，公然明白的譴責希特勒的違背信義，在其表示失望和憤懣之餘，懊惱地說：「此豈爲舊的冒險嘗試行爲之結局乎？抑新的冒險嘗試行爲之起點乎？此豈爲加諸弱小國家之最後打擊乎？此得勿爲以武力支配世界的嘗試之一種步驟乎？這都成爲嚴重緊急之問題」。於是就有英內閣會議，決定英國應即立

病原與病菌 未明



與世界爲愛和平各國接洽，以應付時局，并決定立即以最大的努力，加速英國整軍程序之進行，同時外相哈立法克斯和駐英蘇俄大使進行長談，討論英法蘇合作問題，倫敦各報竭力主張英美法蘇各國舉行會議，商討組織集體安全陣線，即使張伯倫一方面仍然強顏辯護說：「要是我去秋不赴柏林，完成慕尼黑協定，則歐洲今日哭者不知有幾千萬家」。這種

苟安的淺見，難道今天的事實還不夠說明麼？歐洲的和平與英國的安全，不只能從慕尼黑協定得到保證，反之，今天歐洲的滿城風雨和英國的受威脅不是慕尼黑協定的必然結果麼？正當倫敦空氣格外緊張，張伯倫表示積極蘇俄外交活躍之際，好像所謂集體安全陣線大有馬上成功之勢。當此之時，聰明的希特勒，看到這種形勢，爲了緩和英國統治者的反感和阻礙集體安全的建立，一方面加緊自己同盟國的團結，向日意兩國提出將「反蘇協約」擴爲三國軍事同盟的建議；並明示其俾和英國所提議之民主國聯合陣線相對抗，以恐嚇張伯倫，另一方面，又弄一下花樣把炮口轉向立陶宛，以表示它並沒有放棄進攻蘇俄的東進諾言。雖然米美爾區的淪亡，毀滅了英國每年約值二百萬鎊的貿易，但他在慕尼黑會議後的進一步的妥協政策是不願貿然放棄的，因爲在他的腦子裏有着蘇俄是他的最後敵人的觀念在作祟。所以正當蘇俄簽字發表共同宣言送達英國的時候，他忽然表示不願見歐洲各國因政制不同之故而組織成互相對立之集團，他認爲捷克雖已亡，但德國與羅馬尼亞已簽訂商務補充協定，歐洲和平，無復立即遭受破壞之危險了，致使張伯倫自己所計劃的反侵略宣言也擱之高閣，其實這並不使我們驚奇，這是英國金融寡頭統治者出賣小國的一貫作風，這是排斥蘇俄，反對集體安全制希望他所贊助的希特勒不要再使他爲難。但是希特勒却因進攻蘇俄所能獲得的利益，遠不如愚弄張伯倫所能獲得之大，所以始終還把進攻蘇俄的反共任務暫且放在一旁再說

六

對於遠東，張伯倫却以爲日本是獨立無援的國家，不像德意兩國之在歐洲，可以隨時呼應，於是拚命支持中國延續戰爭的運命，企圖保持其在遠東的利益，爲了應付日本，更不惜與蘇俄沆瀣一氣地共同援助重慶政府，在他的本意，原來希望犧牲中國的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以保他自己的權益，一面藉以要挾日本對他作相當的讓步，在得到日本政府的允諾維持他原有的權利時，他就壓迫中國至於亡國亦所不惜了。誰知日本却看穿他的卑污的心理，居然表示不以戰勝國自居，不但不要領土與賠款，即租界及治外法權等既得權亦可犧牲，這不啻給英國兜心猛擊一拳，知道在日本的覺悟之下，他將永遠無法以看風使舵的手段坐收漁人之利了，因此乃進一步的對中國的抗戰竭力注射強心劑以增加日本的困難。不圖却引起日本的強烈的反感，竟然封鎖天津鼓浪嶼兩地的租界，至使法國的利益也受池魚之殃。英國雖然會議過幾次，表示以經濟制裁的手段爲報復，但是始終只聽扶梯嚮，不見人上來，其實現在的日本，擁有廣大的資源，非以前可比，英國就是實行，也並無多大的損害，同時英國的尾大不掉的自治領，爲了他們自己切身的利害關係，是否完全聽從帝國政府的指使也是絕大的疑問；所以厚臉的張伯倫，對日的屈膝，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等待着吧，我們且看英國紳士將用怎樣巧妙的詞令以遮掩其屈膝的醜態，來收拾這一次的僵局！

從匯價漲落說到中國經濟的危機

李公愚

四

上海自有暗市發生，對外匯價，即趨下落，這無異使法幣價值降底。本來法幣一元可以買英幣一先令二便士半，現在在暗市中祇值到十便士或八便士甚至六便士。固然根據供求原則，因暗市中買進者多，吐出者少，價值自要昂貴。可是中國在平時對於維持外匯之安定，若無英匯豐銀行之幫助，必捉襟見肘。現在開戰之初國內資金既紛紛逃避；而國外因購買軍需，又須動用鉅大的現金；同時外匯除照法定價格每週約供給三萬磅外暗市中之無形虧蝕則不計其數。謂外匯基金仍然充裕，法幣價值仍然穩固，有誰可信。雖然法幣基金之確數是一個謎無人能知道。但在二十四年新幣制改革時，即開法幣的現金準備，有百分之六十，可是近數年來增發之法幣，何止數倍，而每年又是入超又要付出債券本息，開戰之後，資金紛紛外流又欲大量補充軍需供給外匯，這都是法幣基金消蝕的事實。日人所推測我國法幣基金不過二萬萬元至三萬萬元之間僅有百分之十五，這固然難於置信；但法幣基金用至現在，漸漸減少，確不能否認。故以自上海暗市存在後，政府法定匯價，雖仍在一先兩令便士半，可是暗市匯價，確步步緊縮。茲將自開戰後至去年底上海之匯兌市價列下，以示法幣幣值低落之情形。

年 月 份
 對英平均
 對美平均
 廿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二，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廿七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二，二五〇	一，二，二五〇	一，一，九三五	一，一，三三七	一，〇，九二五	八，九九五	八，八三九	七，九五二	八，〇八一	八，〇七五	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
二九，二五〇	二九，二五〇	二八，五六九	二六，九〇五	二三，四六四	一八，五六八	一六，一七二	一六，一九二	一六，二二五	一六，〇六一	一五，七三七	一五，六二五

從上列數字看來，中國外匯價，初尙勉強維持一先令兩便士半，後因外匯爲人套取者日多，尤以日商之扒進者爲最力，倘政府再無限制供給，則外匯基金必有動搖之勢，故三月間有限制外匯之核准辦法，因此，外匯自三月間起即亦漸漸縮小，同時三月十日華北聯準銀行成立後，法幣爲聯銀券換取者甚夥，因而套取之外匯亦不少。雖法幣爲其吸收之數目尙難明瞭，但從聯銀券發行額之遞增，可得一相反的證明。去年六月末聯銀券發行額爲五千九百四十六萬元；十月一日增爲八千八百八十五萬三千元；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更增至一億四千八百二十萬元。是聯銀券自六月後更形活躍。加之五月三日英日又成立上海海關協定，凡日本所佔領區域之各口岸海關稅收，概存入橫濱正金銀行，於是日本既多一鉅大

法幣之收入，更可便利大量套取外匯。故去年八月間外匯會一度縮至七便士餘，這可以說是空前所未有的低價，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空前的危機。當時英國眼見匯價日漸低落長此以往，使中國幣值日跌，對於英國在華之投資，必生莫大影響，遂由匯豐銀行大量供出外匯，匯市情形較為緩和，至九月以後，外匯復安定在八便士左右，接連有幾個月之久。十二月內中國向英美所借之信用外款亦先後成立。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建設銀公司先允以二千五百萬美金借予中國；十九日英國在出口担保局允先撥款五十萬借予中國。英美二國借款都為商業性質，推其用意，在稍稍接濟中國，使法幣穩定，可推銷外貨，而中國得此借款後，亦可使經濟上的危機，暫得救濟，所以外匯匯價自十二月後，亦較穩定。

五

自進入本年度以來，首先予中國經濟上以打擊者，即入超數字之劇增。今年首四個月的入超，如以磅計約為四百五十萬英鎊，內中上海一埠的入超約計二百四十萬英鎊，合國幣約達一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元，較去年同時的六千八百七十萬元，幾增二倍，佔全國入超額二分之一強。此種巨額入超，對於上海外匯暗市壓力的強大，可想而知。再從貿易內容上分析，以日本進入上海的貨物為首位，這種情形，自去年即已演變成成功，試看近三年來各主要國家在貿易數價上所佔的位次，即可知日本現在已將英美盡量排擠，而獨霸中國商業的情形了。

(甲) 出口貿易

年份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二十五年	美國	香港	日本	英國	德國	法國
二十六年	美國	香港	日本	英國	德國	法國
二十七年	香港	日本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乙) 進口貿易						
二十五年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荷印	法國
二十六年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荷印	法國
二十七年	日本	美國	德國	英國	荷印	法國

本年首四個月間由日本各地輸入上海的貨物共值美金一千六百萬美元，而由上海輸往日本各地的共計美金三百萬元，二者相差一千三百萬美金，這無疑欲在上海暗市中換取中國的外匯。再首四個月中進口貨中以美國與澳大利的麥及印度的棉為大宗。麥經上海製粉廠所製成的麵粉，多輸往滿洲，而棉花又多為上海日紗廠所耗用，我國所支付美國及印度的貨價為外匯而賣給滿洲與日紗廠所得的貨價為日圓，法幣，和滿幣，這不啻又為日本多一筆外匯。總而言之，有上海暗市存在一日，外匯基金損耗一日，這確是個無底的深淵。中國既無權力來消滅牠，而英美亦願其存在，因為這與大家是有益的，可是就害了中國政府。

外匯基金總歸有限，而需要者則無窮，今春華中又有華興銀行之出現，以法幣為其基金，其必更要扒進外匯者無疑矣。初香港仍能以八便士半對上海源供給，後漸有範圍的限制，支持之力量已不如往前之雄厚，二月中旬匯市有急轉直下的趨勢，雖匯豐銀行一再供給外匯，而匯價仍陷於八便

士一二五之低價中，無法向榮。英國鑒於外匯基金之日少，法幣有貶值之危，影響其在華之投資，不容默爾而息，故在三月八日與中國政府成立匯兌平衡基金借款協定，數額定為英金一千萬磅，由中英雙方各担一半，這無異是替中國經濟上打一強心針，於是暗市的情形又現活躍，過去不振氣象，一掃而空，匯價由三月上旬八便士一二五漲至中旬八便士三四三七五，終復穩定在八便士一二五，約有三個月安定之期間。茲將一月七日至六月三日每週六之收盤價錄后，以符合上述之情形。

日期	英 匯	美 匯
一月 七日	八·五三一二五	一六·六二五
一月 十四日	八·四二一八七五	一六·三七五
一月 廿一日	八·三二八一七五	一六·二二五
一月 廿八日	八·三四二七五	一六·二二五
二月 四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二月 十一日	八·一四〇六二五	一五·九〇六二五
二月 十八日	八·一二二五	一五·八七五
二月 廿五日	八·一二二五	一五·八七五
三月 四日	八·一二二五	一五·八四三七五
三月 十一日	八·三四三七五	一六·三一二五
三月 十八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三月 廿五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九三七五
四月 一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四月 八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四月 十五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四月 廿二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四月 廿九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五月 六日	八·二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十三日	八·二五	一五·三一二五
二十日	八·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廿七日	八·二五	一六·〇六二五
六月 三日	八·二五	一六·〇九三七五

自平準基金成立後，暗市雖趨平靜。可是日方對外匯的需要更大而在暗市中扒進者亦最力，這時尤以棉花輸入為數最大，計四月底外棉結價達二十萬磅至三十萬磅之巨，佔上海進口總值百分之二十，但百分之七十五的進口棉花是為日本紗廠所吸收，這間接予日本以獲得外匯之方法。至五月間巨額的現貨結款，已不易購進，改向期貨進攻，這給予暗市的壓力，一天大似一天，香港方面已感於再以八便士一二五應付上海的需要，漸漸基金又有被蝕盡之虞。據五月底上海銀行界的估計，平準基金差不多有四百萬英磅是耗用在上海，而內中二百五十萬英磅是被日本以金融的或貿易的方法所奪取，這數目如確實的話，再停數月，基金必化為烏有。所以政府感於經濟當前之危險，授意香港，自六月七日電達上海，停止供給外匯，上海暗市遂掀起巨大的風浪匯價由八便士一二五跌到六便士半，茲先看六月七日至十日上海匯市之收盤價：

日期	英 匯	美 匯
六月 七日	七·五〇	一四·六二五
六月 八日	六·七五	一三·一二五
六月 九日	六·五六二五	一二·七五
六月 十日	六·五六二五	一二·七五

匯價經此次變動後，市氣更形不佳，幣值更形低落，從此匯

價無法再昇，法幣價格無法提高。但是匯價雖一再低落到新的水準，然暗市場中對於外匯之需要，並不因此而稍衰，換言之，即基金仍然日虧，資金仍然外流，政府對此實感應付之不易，故於二十二日起再限制現鈔提取每週以五百元為限，外匯市價遂又呈上升之象；但因匯劃仍可兌現，匯價仍形下降。茲將本月十日後上海英美外匯之收盤價錄后，以示市場變動之情形。

日期	英 匯	美 匯
六月十一日	星期無市	
十二日	六·五三一二五	十二·六八七五
十三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二五
十四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二五
十五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五六二五
十六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二五
十七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二五
十八日	星期無市	
十九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二五
二十日	六·二二五	十二·六五六二五
廿一日	端午停市	
廿二日	六·五三一二五	十二·七五
廿三日	六·六八七五	十三·〇六二五
廿四日	六·七五	十三·一八七五
廿五日	星期無市	
廿六日	六·六七八一二五	十三·二五
廿七日	六·八四三七五	十三·三七五
廿八日	六·六二五	十二·九六八七五

根據以上所述，去年暗市匯價從一四，二五便士，落到八便士，約貶值百分之四十；現在從八·二五落到六·六便

士，約貶值百分之二十，前後約共貶值百分之六十，若再與二十四年二〇，一八七五便士相較，則更懸殊。此種低價是亦再有低落之可能，固難預言，不過若無英美法等國之經濟幫助，法幣價格，正不知降於胡底，此實中國經濟上之最大危機。不過匯價若再低落，其與英美對華貿易，自有莫大障礙，此即英美等國所以必欲扶助中國法幣幣值之理由。可是近來歐洲風雲，日趨緊急，英國確無力保衛遠東之利益，鼓浪嶼之登陸，天津租界之封鎖，長江航運之停止，汕頭福州之強佔，英國祇得空口抗議，坐視財產之損失，僑民之被辱，而不敢以實力相抗衡，故今後英國對中國經濟之援助，頗成問題，前月即有英國三百萬磅借款之風傳，迄今仍未實現，是以幣價之日低，乃意中事，昨日（六月廿八日）外匯暗市，英匯猛縮二五，美匯進入十三元矣，中國匯市之前途，實堪憂慮。

總之匯市低落，對於貿易入超，雖在某種限度內，能予以改善，但對於防止日本之套買，仍然無法禁止，是則不論法幣匯價為何抑低，偽幣對法幣價值如何低賤，日本總可以不值分文之低幣，易得一筆可貴之外匯。上海暗市之不能取銷，貼現制度之不能禁止，將來法幣匯價雖低至值英一便士，日本亦必仍不肯放棄其套買手段除非至中國經濟崩潰而後已。戰爭之不能結束，中國經濟絕無好轉之望，曠日持久，中國經濟自必趨於崩潰之一途。是乃吾人所不能不深思熟慮者也。

所謂失敗主義

何家駒

「失敗主義」這個新名詞，係共產黨徒及患抗戰熱的國民黨員製造的，其作用在於幫助「抗戰高於一切」「勝利必屬於我」的那種歪曲的論調，作為侮辱主張和平救國者的一種工具，與「主和即漢奸」這句口號有異曲同工之妙。

「主義」的成立，非具有論理的條件不可，並非隨便可以瞎稱的，但是以搗亂為天性的共產黨徒却不管這些，任何一方法，任何一態度，只要它們說得出口便無不可稱之為主義，因此失敗主義，也就成為一種時髦貨而暢銷於一時了。自己不會吃酒，專門羨慕別人面紅耳赤的國民黨黨員，他們深恨自己能耐的蹙脚，沒本領可以創造罵人的新名詞，但是出風頭的心理，却又不讓別人佔先，好在現在已經同共產黨拚了家，——它們的黨根本和共產黨共了產了，那末共產黨人所製造的新名詞，它們也樂得來共一下子，這在國民黨員覺得叫吹吹正可以出一下子風頭，使滿身舒暢；在共產黨呢？它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有人替它推銷，効力增大，自然歡迎！因此在共產黨徒與患抗戰熱的國民黨員的合作狂叫之下，這個根本不通的「失敗主義」的新名詞，居然也響聲震耳起來。

關於「主義」這個名詞，在學理上的解釋，不敢自揣，但記得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解釋過：一個主義的成立，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是對於某種理論，最先發生思想，思想成熟之後，便發生信仰，有了充

對知性的展望

陸鳴一

七

至在中國，中國民族的獨立自主運動，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三民主義是蒐集中國的或說東方的文化與思想，順應世界潮流，而後成的一個救中國的方案。三民主義在民族、政治、經濟的三方面，一在為中國；一在為世界，或說是第一步在為中國；第二步在為世界。

三民主義以民族主義來解決民族問題，現在的民族問題，即杉森氏所謂之近代民族主義所演成。國家是以民族生活的共同要求而產生，決不能背民族的共同生活而存在，民族是某一社會集團在其歷史動態上所形成的一文化共同體或一生活共同體，所以在其文化與生活的內容上，有血統、語言、文字、宗教、習慣等同一的意識作用，由此同一作用，才生有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自己一民族的生存權，組織國家，對內管理，對外抵抗。過去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超脫了民族本位，使國家與民族分離，成為純國家主義的運動，

分的信仰，便發生力量；所以主義是合思想、信仰、力量三個條件而成立的。這個解釋，既然是中山先生說定的，那末國民黨員就應信奉總理的遺教，怎能容許有絲毫懷疑或違背呢？那末，這個「失敗主義」，國民黨黨員就不應隨便亂喊，他們是不是以所謂「失敗」，也是經過思想、信仰、的思維的程序而發生力量成功的一種主義麼？

對於這些，我們也用不着去多管；即說「失敗」也可以成爲主義的話，那我們不妨進一步問問究竟誰是失敗主義者？

在共產黨徒和那些不爭氣的國民黨員的心目中，當然是指主張和平救國者及一般不熱中於抗戰的人是失敗主義者；它們的意思是認定抗戰一定能獲得最後勝利的；最後勝利獲得之日，便是救國目的達到之時。反過來講，與日本和平息爭，便是投降日本，中國就要亡國，那末它們的革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革命也就完全「失敗」了。此其意義，等於說蔣介石是國民黨的總裁，中國的最高領袖，有一天不幸蔣介石死了的話，那末國民黨也就消滅了，中華民國也就滅亡了，而抗戰的大權是握在蔣介石手中的，所以不抗戰也就是亡國。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呵！但是蔣介石之前的孫中山先生不也是國民黨的總理麼？爲什麼中山先生死了十多年國民黨至今還健在，中華民國也還叨庇粗安呢？我領悟了！大概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的緣故吧！在「主和即漢奸」的奇型邏輯之下，中山先生那裏可以說「和平」救中國等字樣的話呢？假使至今還活着的話，不是也有漢奸的嫌疑了麼？不也是個失敗主義者了麼？因此中山先生的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老實說吧，誰是失敗，誰非失敗，不必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即

結果，遂不免釀成了第一次的世界戰爭，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中，國家脫離民族範圍的危險遂整箇的曝露出，於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有「民族自決」的主張，這就是說：關於民族內部一切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的事件，都應由民族自己決定與主持，不容他民族來把持或操縱，而各民族俱在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上，謀各自民族的發展，各民族間的經濟提攜，保障世界和平，促世界文化的向上。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拿民族自決的原則，達到民族平等，來解決現代的民族問題。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由民族自決的手段，達到民族平等的目的主義，以中國民族本位而言，約有三大涵義，一、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三、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故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實爲東亞新民族主義的基礎，爲現代超民族主義運動的指導原則。固然，「一箇民族因爲要完成內部的種種設施，或抵抗外部異族的壓迫，常常需要別民族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援助，這種互助，有時自足以促成民族平等，但是民族互助須有一定的界限，這箇界限，便是民族自決，如果因爲援助別人，而犧

是現實的情形也儘夠說明了。記得自九一八事變和二二八的淞滬抗戰後直到七七的黃昏為止，中央所定的國策，一直是採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則。這就是說，交涉與抵抗，和平與抗戰，其目的都在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在交涉有利的條件下，儘可採用和平辦法以達救國救民的目的，若至非抵抗不能解除國家民族的危厄的，當然需要抗戰。而蔣總裁也曾昭告國人說：「和平非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語氣的堅決，有如斬釘截鐵。我們翻遍政府的外交文牘，讀盡領袖們關於國策的談話，我們是找不出絲毫非抗戰不足以救國的證據來的。

拿事實來比較吧：九一八情形是多麼的嚴重，損失是怎樣的重大，若衡諸七七事件，則抗戰的炮聲早已發生在東四省了，為什麼那時非但不揭發抗戰，而政府却以嚴厲的方法，箝制全國人民之口，連稍有刺激性的話都不許說一句呢？再說一二八吧，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日軍已到了刀出鞘箭上弦的形勢，中央還派第五軍來監視甚至要繳十九路軍的械，以免戰事的發生；不圖張治中到滬尚未下車，兩方已開火幾個鐘頭了。此後中央也未再派一兵一卒來增援，不久也就在喪權辱國的協定之下，以所謂忍辱負重的自騙騙人的話結束了這次戰事。

再拿八一三抗戰發動以後的事實來說吧：南京陷落之時，德大使陶德曼曾懷着日方所提的苛刻條件來見蔣總裁，蔣總裁當即表示只要日本不以戰勝國自居，留他一點面子，就可接受而和平解決了。可見求和的心理，在患抗戰熱者們並不比現在主張和平救國者來得緩和。但是為什麼現在又要突然變卦呢？我記得有一位朋友曾這樣說過：「中國的抗戰，一切都是別人給安排好的，可憐的中國，只有像盲人騎

牲別人的自決，那不是援助，直是侵略，如果因為受人援助，而犧牲自己的自決，那簡直是民族的自殺」。現在一般自號為優越的民族，對於弱小民族的自決，以為不是他們不讓他自決，乃是不能自決，於是有援助或曰保護。然而，「能」「不能」是極主觀的，或說是「願」與「不願」，在客觀方面，祇有「能」的一字，因為時代的社會已不容有「不能」的存在。優越者自以為優越者，如白種人對黃種人，包含着一種 *Egoism* 的心理，用來作侵略的工具。此而言民族互助，決不能得互助的真諦，或亦談不到互助。東亞協同，以東亞民族的互助為中心，要東亞的民族能互助，必使東亞的各民族能自決。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自不違背東亞協同的理論，牠是在以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東亞的中國，首使之能自決，造成一獨立的民族全體的國家，進而謀東亞各民族之一律的平等，在東亞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協同下，再去謀世界各民族的解放。這樣，才可以向以「個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進攻，於此新勢力下，才可以標起東方的特殊文化，發揚出全體主義的真精神，向世界的全文化中邁進。

瞎馬，半夜臨深池，打了足足有二年，不用說早已精疲力盡了，却依然是欲和不得，欲罷不能」。所以中國早已成功了一個傀儡，別人需要你戰時，你就不願意戰也不能不戰，別人不需要你戰時，你就是到被壓迫得已至亡國地步像九一八事件一樣也只好忍氣吞聲，聽任宰割而已！我們現在的抗戰，為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麼？那真笑話，英國人很爽氣的說過了，「中國是為英國而戰」；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的共產黨，居然擁護最高領袖來抗戰，蘇俄也居然在自給不足的狀態分些微軍火來支持中國紅軍的抗戰，這是說明些什麼呢？我早已說過，這樣的抗戰，敗則亡於日本，勝則亡於英蘇，結果逃不出亡國的危機。如果「失敗主義」這個名詞是可以成立的，那末抗戰論者就是十足的失敗主義者，不論它是共產黨徒或是國民黨黨員。

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運動，並不是盲目的和平，不像南京失陷時陶德曼所提蔣總裁認為可以接受的那種急不擇食的等於變相亡國的「和」。汪先生的「和」是有合理的條件的，條件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即不喪權，不辱國，足以達到實現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的目的。

汪先生對於國是的主張，是完全看環境的變遷與實際的情況去決定的，他不像一般的所謂領袖一樣在別人擺佈好的方式之下一成不變的盲目亂幹，在應該以和平的交涉來解決的時候他就絕對不贊成抗戰，在應該以武力抵抗來衛國的時候，他也絕對不願談和平；現在的形勢是怎樣呢？一方面英俄兩國操縱了所謂抗戰的大權，不但國民黨名存實亡，即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也為了赤白兩帝國主義弄得支離破碎，氣息僅屬，若再這樣疊幹下去，抗戰到了「底」時，我們的國家民族恐怕也就斷了氣了！一方面呢，侵略我們的一向以蔑視我國為傳統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俱發自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族自決中政治經濟的組織，民族平等的政治經濟的動向，俱由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中表現出。所以民權主義的第一步，也必首求民族國家內的「權」；「能」劃分，由政府「能」與人民的「權」的擴大，使階級政治變而為全民政治，使政治的民主進而至經濟的民主，於是第二步民族國家間的政治平等於以達成。同時，民生主義的第一步，也必首求民族國家內民族全體的生存，民族全體生存的要求，非純「物」的要求，是「心」「物」融合的一元的「生」的要求。一方面，在非資本主義的或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意識下，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原則，防止民族資本的資本主義化於將來，不致跑向帝國主義的路線，與民族自決一致。一方面，保護而且發達民族資本，統制實業，合理分配，以裕民生。所以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適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同時，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之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船之屬，由

政策的日本，却在將近兩年的長期的炮聲中，震醒了武力征服中國的迷夢，他們眼看自己的損失與同種同文之邦的中國的犧牲，都成爲爲了英俄兩國的野心而作孤清，徒使整個東亞的危機跟着戰事的延續而愈益增加；所以近衛內閣竟自動的發表調整兩國邦交的聲明，表示願與中國至誠相見，以平等的立場，解決一切的糾紛，不但不以戰勝國自居，不要領土賠款，并且可以取消租界治外法權等既得權。日本的這種覺悟，我們假使仔細的觀察一下，并不覺得怎樣奇異，因爲他們是有自主之權的，對於自己的切身利害感覺到非與中國言和不可時，當然毫不猶豫的表示出來，要他們化費無限的生命與財產去替英俄兩國造機會，自然不願的。我們的抗戰論者及其領袖們何嘗不希望和平的實現呢？但是受挾制於英俄兩國，欲戰欲和，均無自主之權，所以只能咬緊牙關，拚命掙幹。他們也主張所謂「國際調停」的議和，那更十足表示一切行動之須聽命於他國，在未得後台老闆的批准教他停戰，他怎敢大胆說聲議和呢？這樣的抗戰，是求國家的獨立自由麼？求民族的解放復興麼？還虧他們有這種厚臉，高唱其最後勝利的濫調，還虧他們有這種興緻，製造什麼失敗主義的新名詞！

抗戰的成績擺在我們的面前也太多了，從華北勝利到華中，從華中勝利到華南，離最後勝利的目的相差僅在咫尺之遙了；現在未失陷的區域，如西藏本來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新疆是變相的蘇俄屬地，雲南是法人心目中的第二安南，都無庸抗戰論者費心說作最後勝利的對象，一旦重慶陷落，四川的地圖變色之後，抗戰論者的最後勝利的偉大功業就可全部告成了罷！

請教抗戰論的先生們：究竟誰是失敗主義者？

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計民生」。這都是以民族的全體生存爲前提，打破以營利爲目的的生產社會，代以以養民爲目的的生產而消費的社會，於是政治不致爲特權階級的政治，民族不致爲受人國家的民族。

所以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位一體的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是以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爲界限，政治上不會爲資產階級所操縱，也絕不會爲無產階級所專政，民族上不會爲帝國主義的侵略，也不會犧牲弱小民族，置弱小民族於第三國際下，甚至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中，必爲防國際資本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一箇堅強壁壘，所以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不會跑上資本主義的路，更不會跑上共產主義的路。因此，三民主義不是第三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更不是第四階級的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革命，仍是中國全民族在以上二勢力的東進中，努力自身的解放，謀東亞的革命，進而至世界文化的新建設，現在的戰爭，更證明了這種革命這種解放的必然性，由這種證明，更啓示了東亞民衆對東亞的信心，去決東方民族問題，奠定東亞和平基礎，安定東亞秩序，圖謀東亞協同，這是我們在中國現在主和的知性上，不得不有所展望的。

（待續）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十六 民主國家的「雄姿」

英美法蘇四國，時人稱之爲「民主國家」，尤以蘇俄之「姿」爲最「雄」焉。

本月十二日路透社特派員在滿蒙前線來電：謂「昨晚與前日被獲之蘇聯俘虜十六人談話，彼等均係西北利亞「伯姆」地方之後備軍。據彼等謂：因日方之機槍火力異常猛烈，故認抵抗無效，而舉「白襯衫」爲號，以示「投降」云。夫勝敗乃兵家常事，來不及逃而「被獲」亦沒有什麼希奇。所可奇者，打不過人家便死心塌地的「投降」，而且還舉起「白襯衫」；如此丟臉之事，竟出之雄姿最大的蘇俄的「準備純熟」之赤色戰士，誠不無遺憾耳！再者，幸虧他們每員戰士皆有一件「白襯衫」，又幸虧日「滿」軍心照不宣，否則，豈不將連「脫褲子」也來不及乎？

十七 其二及其他

英法當局曾不斷以各種「雄姿」宣傳

抵抗侵略的決心，是誠足告慰世人者也。不過，他們的所謂「抵抗」，是另有解釋的，例如本月二日巴黎電：法外長龐萊對德大使威薩克說明「外傳英法兩國政府已向德國提出警告，洵非確詞。現行緊張局勢，乃係在但澤市內部發生；準是而論，自由市當局若確有宣布歸併德國之意，則英法兩國政府之對手方，亦爲自由市當局，而非德國政府，明矣」。明矣明矣！「抵抗」之新義明矣！「雄姿」之本質亦明矣！

至於美國，固實惠可靠之「雄」也。然若照本月三日華盛頓電所載：「國務院人員今日否認美政府將公佈美日交涉經過，蓋「日方並未允許發表」也」云云，個中葫蘆固不可知，而美國之對日遷就，其意味也就大有可尋了。而且，照同月六日重慶電：「宋美齡將於明晚應美國「不參加侵略」委員會之請，發表對美廣播」。夫「反侵略」一詞吾人聞之熟矣，此「不參加侵略」之新名詞中之「不

字，不將影響於「民主國家」之雄姿耶？

「準是而論」，「本月三日英下院開會時，工黨議員史脫洛斯爲英蘇談判事詢問張伯倫首相：「此際阻礙談判成立者，在原則上究爲何種問題」？首相避不作答」。自亦不宜深責也。

十八 神經過敏在倫敦

日前各報盛載一可喜消息，即「德國有大批軍火運華」，是「倫敦」發出的。數日後（三日至六日），柏林方面，正式否認，中國人一場空歡喜。

英法蘇談判，談了好久，「倫敦」方面忽然大抱樂觀，說是蘇俄的態度已好轉了。其理由是「蘇聯報章將哈里法克斯外相在外交研究所發之演詞刊載於第一頁，顯有與英親善或重視英外相言論之意」（三日電）。

又如美國國會通過抑低白銀價格及不買外國白銀法案一事，原是美國的整個經濟政策之一，其外交關係亦極複雜，而本月十二日「倫敦」電，則謂美國抑低銀價，係對日本施壓力，并謂此乃民

主國家之一部份計劃云。大概是因爲中日兩國有白銀存在「倫敦」，所以「倫敦」特別清楚吧？

如上情事，倫敦之神經過敏，可謂不一而足。但實在說來，與其說它是神經過敏，不如說是「假癡假呆」爲恰當。倫敦又何嘗不知道實際呢？例英法蘇談判之必無結果，倫敦是知道得比任何方面清楚。本月十一日倫敦電：「按之巴黎方面消息，蘇聯政府希望軍事協定先行成立，而後簽訂政治協定。查政治協定應輔以技術性質之協定，乃屬理所當然，但不應以軍事協定爲先決條件。由此觀之，英法蘇三國談判，一時恐仍無結束之望」。倫敦的觀察何嘗錯呢？不過爲避免他人藉口起見，却把論證的來由推到巴黎去。好在「巴黎晚報」已經旁徵博引的評論過「三國談判陷於僵局」了。

十九 大晚報其同志乎

本月十二日上海大晚報社評，題爲「論日蒙戰爭」。這個題目，我覺得希奇

古怪。誰都知道，外蒙國實際是蘇俄的，滿洲國實際是日本的。今滿蒙邊境之戰爭，名之爲「滿蒙戰爭」也可，名之「日俄戰爭」亦可；今不三不四名爲「日蒙戰爭」，其用心原欲爲蘇俄避免干涉爲嫌，其實蘇俄本身——從史丹林莫洛託夫起早已老實不客氣的說過外蒙是蘇之版圖的了。假定我來幫助日本，稱之「蘇滿戰爭」，大晚報記者亦有說乎？

而且，大晚報記者連該報自身的立場也摸不清楚了：大晚報不是一向擁護重慶政府的政策的嗎？但在這篇社評的末段，說是「英國的軟弱與中國局部反攻戰的鬆懈，固非外蒙之禍；但日蒙戰爭拖長而造成國際投機家乘機進行「開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問題」，亦決非中英之幸。要知道，重慶政府對於「反攻」從未承認「鬆懈」過，對於「解決中日問題」正是希望「開國際會議」來調停的。今大晚報公然指出其弱點，並反對其主張，不有點虎頭蛇尾嗎？

不過，平心論之，上述二見解是十

分正常的，我們已一再說明過了。幸而大晚報居然所見亦同，那我們正歡迎之不暇，又何可吹毛求疵自傷同志呢？好玩的，幸勿見怪！

二〇 鋼軍一支飛渡黃河

恕我還得借同日大晚報一用：該報重慶電：「晉省戰事，現甚劇烈，華軍胡宗南將軍所部「鋼軍」十萬，頃已奉命「飛渡」黃河，「馳赴」晉東一帶陣地「增援」云云」。從前，張發奎將軍所部被稱爲「鐵軍」時，其他各軍無顏色，今又來「鋼軍」一支，則披掛齊全的中央禁衛軍，連帶神氣活現的八路軍，不又受屈居人下之譏嗎？不知他們會吃起醋來而影響於爭取最後勝利的抗戰否？

抑有進者，既稱「鋼軍」，當然是所向無敵的了，則在「飛渡」黃河之後，何不「馳赴」敵營殺他一個寸草不留，却僅僅停留於「陣地」，躲在後面担当客卿式的「增援」呢？

我們等待這一支「鋼軍」的提督仍在，大晚報發表，却不要變成「橡皮軍」。

抗 議 旬 刊 第 十 二 期
二 十 八 年 七 月 廿 一 日 出 版
編 輯 人 江 鍾 南
發 行 人 秋 淵
經 售 處 各 書 坊
定 價 五 分